

与机器人聊人生(下) ◆ 陈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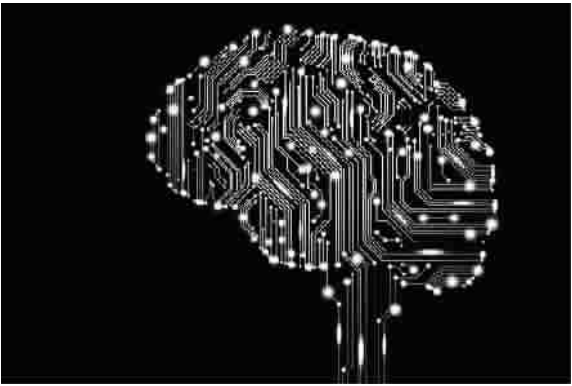
情感机器人诞生

不久前,微软全球副总裁沈向洋在中国人工智能大会上高调表示,小冰已经超越了图灵测试。事实上,他认为60多年前提出来的图灵测试早已过时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不应该一味沿着理性的路线前行,而是应该落在感性和理性的交叉区域,这样才能以更像真实人类的方式满足人们的普遍心理和情感需求,从而逐步建立信任和依赖感。

人们总以为,情感是一个过于复杂、无法量化的东西,但在沈向洋这样的计算机科学家看来,人类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隐性地包含在各种数据里面,比如寂寞对应的文字,开心对应的表情,愤怒对应的语调,兴奋对应的脑电波等等,最近几年,情感机器人大量涌现,其实并不是这些机器真正具备了情感,而是它们能通过分析这些信号理解人类的情感,并根据结果做出相应的回应。

比如法国机器人公司Aldebaran Robotics去年推出的陪护机器人Pepper,号称是“第一个设计出来与人类共同生活的人形机器人”。Pepper既不会清洁打扫,也不会煮饭烧菜,但配备了多个触感传感器和摄像头,能对人类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语调进行分析,从而读懂人的喜怒哀乐。它还会综合考虑周围环境,积极主动做出反应,比如当它“发现”你心情悲伤时,会想方设法逗你开心。表情识别技术是情感计算领域发展最快的一个分支,其准确度甚至已经超过了人类,这也意味着向机器人撒谎变得越来越难了。

有一些情感计算直接针对大脑区域的电信号,比如神经科学公司Innerscope可以通过观察电影中那些让观众的大脑高度活跃的高光时刻来预测该部电影能否一鸣惊人。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师为Xbox开发



出一种传感器,能连接人的自主神经系统(大脑意识之下的部分,控制心跳和呼吸),分辨玩家是快乐、悲伤、兴奋或者无聊,并相应改变游戏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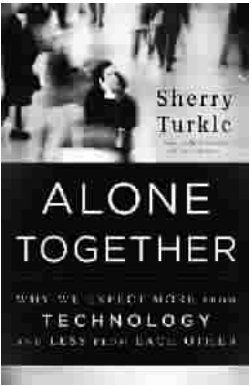
小冰的惊人反应

小冰的情感计算本质上仍然是一套对话系统,但这个对话系统的基本任务不是以完成任务为优先,而是建立情感连接为优先。除了各种卖萌、抬杠的聊天风格倾向之外,小冰还有中期记忆功能(介于短期与长期记忆之间,因为涉及隐私问题),如果某一天你跟她聊天的时候提到自己心情不好,或者最近生病了,她会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一直殷勤询问你身体/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她的视觉系统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则。当你给她发一张小狗的照片时,她的第一反应不是“这是一只狗”,而是“好想抱抱哦”。

给她一只猫的照片,她的反应是:“呦,瞧这犀利的小眼神!”

给她看一张非常复杂的市场的照片,她的反应是:“给我买个包吧。”



■ 雪莉·特克《一起孤独》

给她一张大火的照片,她的反应是:“你家住天津哪一块儿?”

最搞笑的是微软日本研究院的一位工程师把自己的照片发给小冰,她的反应是掩面而走(可能因为对方的发型比较土气)。

“震惊”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因为这个机器人给你的感觉是,她已经具备了人类的观察、判断与审美的能力。但这怎么可能呢?

卖萌背后的东西

小冰的项目负责人李笛告诉我:“小冰的视觉基于两个基本理论:第一,世界上绝大部分图片都不是罕见的,只要类似的图片出现过,小冰对它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反应就有证据可以依循;第二,每张图片又都有独特的特征,比如总体的风格、凌乱程度等,这些特征帮助我们筛选在各种可能的反应中,哪一种反应是最适当的。”

“比如那张猫的照片,我们发现,当人们看一张猫的照片时,普遍关注的焦点不在猫的品种,而是猫的眼睛部位,所以小冰才会给

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

高建国



连,由新“江抗”帮助训练,并于1940年初正式编入新“江抗”序列。尔后,“民抗”又在常备队、自卫队基础上,循环上升扩建了“民抗”第2连、第3连和一个教导队,不久,这些部队再度上升补进新“江抗”。

为了加快“江抗”重建的步伐,陈毅从新四军军部派原闽东红军独立师连长、独立4团团长、新四军1支队6团1营营长陈挺,从云岭昼夜兼程赶到阳澄湖,协助夏光组织训练并做稳定部队的工作。陈挺是1940年1月从延安学习结束后,返回新四军军部的。陈毅告诉陈挺,1月14日,中共中央东南局、新四军军分会召开了联席会议。1月20日,东南局发出指示,对整个江南地区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明确指出:东路地区甚富庶,可筹大批款项给新四军;应加强苏锡一带工作,以阳澄湖为基点,努力扩大充实与壮大现有部队,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陈毅还告诉陈挺,东路部队是以6团留下的闽东老红军战士为骨干组建的,他们经受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考验,政治上坚定,作战勇敢。但是他们都要求回原部队6团工作,不安心留在东路地区。陈毅说,“江抗”撤离东路地区以后,那里正在重建部队。苏常太地区的斗争,需要那些闽东老战士作骨干,他们要回6团那怎么行呢?坚持东路抗日斗争,无论是从政治上、军事上,还是从经济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个地区过去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现在又是日军侵华的战略基地,坚持那里的斗争是举足轻重的,对国内外都有重大影响。你去东路工作,要向他们讲清楚道理,使他们认识到在那里工作的意义,安下心来,积极工作,重新创建一支好队伍。

第二天,陈挺就背上背包,跟在陈毅的坐骑后面,从皖南军部出发,经过茅山地区,跨过沪宁铁路,到达丹北地区的安家舍。陈毅把陈挺等到东路赴任的几个干部交给“老牛”张志强,按计划继续前行。张志强给陈挺等人办了“良民证”并换上便衣,取道苏州水陆兼程把他们送到新“江抗”所在地。

一个人在家当“光杆司令”的夏光,见到陈挺等人到来,自然喜出望外。闽东老战士见到久别重逢的陈挺,更是亲热异常。陈挺向夏光等人传达了陈毅的指示,干部带头引导大家把思想和情绪稳定了下来。

20.海纳百川

从1008年至1843年,这八百多年的历史,上海处于传统江南文化的边缘地位,即使成为一个县级行政单位,在中华帝国的城市版图上,既非省城都会,也非府衙治所,那个时候的上海人羡慕苏州的繁华、杭州的富足,时不时地自称自己“阿拉是小苏州”而已。从经济地理角度而言,上海实在与素称鱼米之乡的“人间天堂”的苏杭二州有着很大的距离,在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中自然也谈不上占有一个什么位置。

上海除了传统农业、渔业、盐业外,主要就是靠开放的沿海贸易,所以在经济活动方式上转起弯来,势必要比其他传统经济型城市来得快。在社会构成上,传统型城市无疑是官吏和士绅唱主角,但早期的上海则不同,且不说滨海的渔民和盐户,种植棉粮的农民,即使在城里,也是由商人唱主角,它的社会构成缺少历史包袱,是缺点,也是优点,没有沉重的包袱,可以重新设计自己的社会资本,它对外来文化介入时的考量,在经过一番权衡利弊之后,总是体现出对异质文化的宽容;传统型城市的社会机制,向来以行政为中心,各种衙门叠床架屋。那时的上海则不同,相对显得空白,市民的民俗与心理构成,相对传统型城市,较少传统的束缚,勇于接纳新事物,而这个特点正是当时能够迅速发展和崛起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的背后书写着四个大字:“海纳百川”。

明清之际,伴随着上海的崛起,它接纳了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福建等地的移民,各地移民也带来了当地的民俗与文化,在上海这个有限的空间里,相互影响,相互碰撞,彼此融合,经久磨合,而逐渐形成上海新的文化形态,高度的移民化,正是上海文化的一抹亮色。正好比千条江河汇入大海,它们相激相荡、相克相生,赋予上海文化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点。商人到上海这个码头打拼,为的是利益最大化,因而上海文化的底色就是商业文化,商业就要交易,交易则须平等,所以上海文化与皇城根下的中国固有的文化有着质的区别,自然也形成了与古代迥然不同的驳杂与多彩。最能够体现上海文化,或者

出那样的答案。同样,那张市场的照片里面的特征点很多,可能1万个人有1万种不同的反应,但“给我买个包吧”是其中排名比较高的一个。就像《黑客帝国》里的一个镜头,尼奥进到一间屋子,看到屏幕上有无数代的尼奥,每个人对一个事情的反应都是不同的。你可以把每一个差异都看成小冰在做最后决策之前的候选。”

我们提出参观一下小冰的训练现场时,李笛面露难色,“你会失望的”。

他带我们走过一个个格子间,从一排排电脑中随便找了一台,打开一个小窗口,屏幕上呈现天书一样的代码,这些数字就是小冰各种卖萌背后的东西。

需要怎样的安慰

在电影《她》中,西奥多的电脑只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设备。在购买萨曼莎之前,除了在电脑上代笔写信之外,他还在手机上看裸体照,在卧室里玩浸入式游戏。他用不同的产品满足人生不同的需求:工作、欲望、休闲。萨曼莎提供的是另外一种东西:爱与陪伴。她虽然不是人类,却能感觉到心碎的阵痛、对躯体时断时续的渴望和对自我的进化所产生的费解。她有一个丰富的内心世界,有着完整的体验和知觉。但那是电影。

在现实中,小冰同样承诺“爱与陪伴”,但她的所谓观察、判断、审美,以及“萌妹子”的鲜明个性都只是“社会学”式的人云亦云,而不是她真正具备了这些能力。对此,我们到底是失望多一点呢,还是欣慰多一点呢?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雪莉·特克在《一起孤独》一书中写道:“我们对社交的内在渴望让我们不仅很容易将情感倾注在机器上,而且还是倾注在那些不可能真正爱我们的机器上。”或许,机器有没有感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否让人类感受到情感的波动,就像孩子依恋一个布娃娃。就像英剧《真实的人类》中的机器人Odi,因为年久失修,他已经坏了,但他的主人却不舍得将他丢弃,因为“虽然他不能爱我,但我看着他,这么多年的爱在回望我”。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39期

说上海文化精髓和深层内涵的,就是这个地方固有的冒险精神和开风气之先的创新精神,它不墨守成规,总能迎合时代潮流,敢于吸纳新事物并对传统文化进行变革,这也正是上海文化的活力之所在。也是包容异质文化最多的一种文化形态,“趋时求新”,大至社会风尚,小至日常生活,包括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化艺术、饮食起居、服饰装扮、娱乐游

戏、风俗习惯,都表现了敢于破除陈规旧俗、勇于更新创新和喜欢标新立异。例如京剧,原本在晚清时只是官廷贵人的娱乐,在民间并不普及。当其流落到上海,上海以其强大的财力及运作能力使其冠压群芳,在民众中得到真正普及,奠定了它作为国剧的地位。上海以港市,也是全国文艺荟萃的“大码头”,现在说发展文化产业,一百年前的上海画家、演艺家、音乐家、舞蹈家、作家、教授以及三教九流,在上海无不把文化作为一种商业行为来策划运作,否则的话,他就没法生存立足。鲁迅当年有关京派“近官”、海派“近商”的论述,确实是入木三分,一语中的。

据说,“上海——冒险家的乐园”这句话,是作家包玉珂根据一个叫爱狄乐勒的西方人所撰写的材料编译的一本纪实性小说,叙述了抗战之前,一些帝国主义冒险家在上海使用各种无耻手段所进行的活动及所作所为。冒险与创新,确实是这座城市娘胎里带来的基因。经过一代又一代上海人的艰难打拼,上海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出产的精良品牌产品、诚信商业道德、有序城市管理,还是在全国赢得了信任和美誉,与此同时,冒险与创新也为上海人回馈了相应的报酬和安定的生活环境。然而,创新的艰难,令人想到守成,从以往的冒险开拓,到今天在一部分市民中表现出来的小富即安的心态也在滋生和蔓延,这种现象似乎更应该引起当今上海人的思考。

因为在文化上与中国其他地域文化有点另类,上海人有时承受着被误解的尴尬,当年租界洋人不喜欢中国人,嫌上海华人公共意识不强;同样,内地人同样也不喜欢上海人,李鸿章曾经夸奖上海的一位绅士李平书,说他是个不像“上海人”的上海人。

醉上海

仲富兰

